



夷堅丙志卷第十

十一事

國朝

行款悉依宋本

蘇州浦江方氏女

未適人爲魅所惑

每日過午

則盛飾插花就枕移兩時乃寤必酒色著面喜氣津津然女兄問其故曰不可言人世無此樂也道士百法治之反遭困辱或發其隱隱曰汝與某家婦人往來道行如此安得敢治我或爲批頰抵冠狼狽而出近縣巫術聞之皆莫敢至其家掃室焚香具爲訴牒遣僕如貴溪告于龍

丙志十

一

虎山張天師僕至彼之日女在堂上見兩黃衣卒來追已初猶不肯行卒曰娘子無所苦纔對事畢卽歸矣遂隨以去凡所經途皆平日所識俄至東嶽行祠引入小殿下殿正北向主者命呼女升殿女竊視其服紫袍紅鞞帶佩魚全如今侍從之服戒之曰汝爲山魃繖繞曲折吾已盡知但當直述將釋汝初女被祟時實其亡叔爲媒妁是日先在廷下瞬目招女使勿言女竟隱其事但說魅情狀及所與飲狎者主者判云

元惡及其黨十人皆杖脊遠配永不放還而不刺面餘五六十人亦杖臀編管傳囚決遣與世間不少異又敕兩卒送女還時家人見女仆地踰兩時口眼皆閉抉齒灌藥施鍼灼艾俱不省但四體不冷知其非死也僕歸云旣投狀天師判送東嶽限一時內結絕故神速如此自是女平安如常踰年而嫁則猶處子云

高教授

鄉人高適字廣聲爲秦昌時婿居于會稽外邑

丙志十

與詹道子

九宗

友善紹興辛巳淮上受兵適入

城舍於詹氏與館客陳確日同處相得甚驩隆

興二年適爲太學錄確夫婦同夢適來而身絕

短小確語妻曰不見高廣聲才數月一何短如

此俄相隨入卧內妻愠曰高教授當識道理何

爲至吾牀闔問逐之不見遂驚寤明日以告道

子時適已病困道子方以爲憂聞其事良不憚

是夕而訃至明年確妻復夢人昇柩入門問之

曰高官人也覺而語確確心知適之來爲己子

預戒產具卽日得一男

右二事皆詹道子說

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

失其名及鄉里

居官頗強直通判饒

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

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

盡馬絕為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厥子

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為千里別

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

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絰鞅間不可脫馳四十里

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

糊不可辨識昇歸舍氣息磔磔經一日而絕惠

卿憐其以已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

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

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

官人坐柩上執挺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

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

馬踟躕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

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為掠剩大夫勳

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生肉勸酒

南豐曾氏爲臨川李氏婿初親迎時舅母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愠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爲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豬一槃鴨雞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椀皆生物也飢餒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

丙志十

四

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嬭實從張爲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別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爲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久之得赴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未盡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右二事皆李德遠說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婿胡長文元質延洞眞法師黃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命主黃錄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旣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挂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卽仆地曰媽媽在此

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椀令飲卽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繚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寘袖間却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鞵引而行殿上人

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三曹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其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范冠上天真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尙

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尙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八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闊可二尺長表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于前楚毒備極三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

生神章一萬遍卽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碓石齧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幙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爲排得幙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

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真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清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白請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誚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碍無遮廣聰明喬律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碍遮一

界遲奇比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碍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汗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禪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挂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

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荅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徧禮列位詣黃君幙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喚叔介面仍

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
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
醮筮置龍虎堂於四廂偏近外庖往來喧雜炷
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圍中兒每敖
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
處而易執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
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
濤爲淘以唾潤指指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
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朱新仲夢

朱新仲待制

翌

紹興二十八年守嚴州夢至大

山下左右指云崑山也未幾徙宣州宣城獻地
圖有鄉名崑山者謂前夢已應又一歲徙平江
崑山正其屬縣在平江日夢典謁報洪內翰來
亟出迎則予仲兄也時自翰林學士奉祠居鄉
里旣坐乃居東道覺而異之不兩月新仲罷去
仲兄實踵其後云

中大夫吳溫彥德州人累爲郡守後居平江之常熟縣建第方成每夕必夢七人衣白衣自屋脊而下以告家人莫曉何祥也未幾得疾不起其子欲驗物怪命役夫升屋撤瓦遍觀得紙人七枚於其中乃丐者以傭直不滿志故爲厭勝之術以禍主人時王顯道喚爲郡守聞之盡捕羣匠送獄皆杖脊配遠州吳人之俗每覆瓦時雖盛暑亦遣子弟親登其上臨視蓋懼此也吳君北人不知此故墮其邪計

丙志十

十

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柂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日外傳有浮尸在升平橋河岸木柂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于此則民女

所見殆其鬼乎

聞人笑期曾黃天其仕登之

平江樂橋民家女既嫁每夕爲妖物所擾母念

其真與樂橋妖精也請人問吾今寧得雷

之切乃與同榻卧將伺察之財日暮則一人從地踊起垂兩髻于背紅縞奕然大聲如疾雷地亦隨合凡數夕如是以告其夫夫穿地覓之僅二尺許得一銅鈴以紅帶繫其鼻始憶數年前朝廷申嚴銅禁故墜鈴土中久而忘之矣卽擊碎棄之女疾遂愈

右四事皆朱似叔召說

丙志十

十一

劉景文

承議郎任隨成劉景文

季孫

甥也言景文知忻

州時每數日輒一謁晉文公祠至必與神偶語移時乃出神亦時時入郡郡吏見景文閉閣與客語則神至也他日於廣坐中謂一曹掾曰天帝當來召君君卽去吾且繼往坐客相視失色未幾掾果無疾而逝景文亦相繼亡經夕蹶然復甦索筆作三詩詩成語家人曰吾今掌事雷

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瞑目竟死其一章云中

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朮
華揮手謝世人竦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
世人譁二章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
霞霧勻左右虬龍徧雲車山岳聳風颿天地擅
從茲得舊渥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
消磨好笑人口事更多良上巽中爲進發一車
安穩渡銀河其語皆不可曉予案東坡集景文
爲隰州守以沒此云忻州恐非何遠春渚記聞
云景文夢爲文公之代而卒其說不同坡公稱
景文詩句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
無其清警如此今三詩乃爾生死之隔一至是
乎

雍熙婦人詞

姑蘇雍熙寺每月夜向半常有婦人往來廊廡
間歌小詞且笑且歎聞者就之輒不見其詞云
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橫住
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
人莫上望京樓好事者往往錄藏之士子慕容

崑卿見而驚曰此予亡妻所爲外人無知者君何從得之客告之故崑卿悲歎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

右二事皆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

夷堅丙志卷第十

丙志十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丙志卷第十一 十六事

行款悉依宋本

李鐵笛

饒州道士曹與善政和中以道學士舍貢于京師與河北李陶真道人相識李好吹鐵笛蓋放浪不羈之士也曹後歸鄉里宣和三年爲神霄宮副李從京師來見之有一馬置于四十里店民家時以薦福寺爲宮每吹笛宮門則馬不煩僕御而自至往來月餘一旦告別會曹入城李來不相值彷徨良久顧道童周永真索筆硯題

丙志十一

一

詩壁間云一別仙標歷四春神霄今復又相親
爐中氣候丹初熟匣裏光芒劍有神未駕鸞輿
朝碧落且將蹤跡傲紅塵乘風暫過羌廬去異
日相期拜紫宸書其後曰潛真散人瀟湘訪曹
副官不遇留題方擲筆曹適歸永真以告而李
已不知所在矣明年一客白袍皂條兒甚古入
曹之室視壁間字問誰所書永真言李陶真先
生也客笑曰九百漢亦索筆書對壁自稱道人
李抱一云一粒金丹續命基算來由我更由誰

神龜移入雲端去彩鳳搏歸地母騎溟滓浪中
求白雪崑崙山裏采瓊枝只消千日工夫足養
箇長稜八角兒書畢卽去後三年又有姓崔者
來讀二詩大笑時永真亦在傍崔瞪眊移時咄
曰汝師曾食肉乎曰然曰非汝買與之耶安得
如是連捽其耳復搯之仆地徑趨出初永真性
蒙鈍及是覺聰明頗開後易名彥昭爲道士二
李之詩嘗刻石于宮靖康中神霄廢復爲薦福
石爲僧所毀曹與善至八十五歲乾道四年方

丙志十一

二

卒周
說

朱氏乳媪

鄉人朱漢臣宣和中爲太學官其乳母死橐殯
于僧菴及還鄉里不暇焚其骨朱妻弟李元崇
景山入京舍客館夢老婦人彷徨室中明夜又
夢且泣訴曰我朱家乳母也不幸客死今寄某
坊某菴中甚不便願舅挈我歸李曰菴中敢樞
不少何以爲誌曰在菴之西偏冢上植竹兩竿
南者長而北者短樞上所題字尙存索之當可

得李旣覺不復寢急取紙筆書之遲明往訪尋至其處如所言以告守僧出柩而焚之裹遺燼付一僕僧因言此中瘞者以百數初來時每夜聞歌叫嘻謔聲終則多歎泣至明所供器或東西易位月夕尤甚殆不安寢今久矣亦不復畏也李歸番陽未至之三日朱氏夢嫗來有喜色曰久處異鄉殊寂寞賴李二舅挾我歸將至矣一家皆爲哀歎遣人迎諸塗盛僧具以葬焉

華嚴井鬼

丙志十一

三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宣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闍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裯亦不見疑爲它往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亟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被及華嚴墻畔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

遜讓之狀卽扶以歸旣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
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闍黎之意云夜尙早
正煎湯相待幸可欸語遂隨以行了不知墻壁
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燠耀
或導使人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撝避
忽冥然無所覩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
立道

日崇董施三嬈

州民張元中所居通達與董梧州宅相對董氏

丙志十一

四

設水陸張夢女僧施三嬈來曰久不到君家今
日蒙董知郡招喚以眾客未集願假館爲須臾
留張記其已死不肯荅又曰曩與君買婢君約
謝我錢五千至今未得我襄之久矣非時不得
至此幸見償張寤而惡之明日買紙錢一束焚
于澹津湖橋下夜復夢曰所負五千而償不用
百儻弗吾與將投牒訟君是時勿悔也張不得
已如其所須之數舉以付寺僧使誦經旣而歎
曰數與鬼語更督無名之債吾豈不久於世乎

然其後八年乃死

胡匠賽神

番陽民俗殺牲以事神貧不能辦全體者買猪頭及四蹄享之謂之頭足願木工胡六病其妻用歲除日具禱賽寘五物釜中俟巫者會節序多祀事巫至昏乃來妻遣女取饌奔而還告母曰母自往取之兒欲視吾父色殊怖沮母至厨發爨舉肉亡其一蹄矣倉黃不暇究但別買肉以補之既罷女始言適欲入厨見黑物質質徹屋上下了不能辨其狀故驚而出後數日胡匠死

丙志十一

五

趙哲得解

鄱陽縣吏李某乾道四年七月夢出城過東嶽行宮道上見故同列抱文牘從中出告曰此本州今秋解試榜來書嶽帝李問吾所親及鄉里何人預薦曰但有君巷內趙哲一人耳夢中思之無此子以爲疑其人曰趙醫秉德之子也李曰此吾近鄉熟識之渠名中興非哲也曰吾言

不妄君當自知之送去時此吏死數年矣李異之出詣趙欲話其事遇諸塗趙曰吾已納保狀夜夢人相勸云朝廷方崇太平之業而予尙名中興又與國姓同不可能易之乃佳吾甚惑此夢今將謀之朋友李大笑具道所見使改名哲且曰子若薦送吾以女嫁子是歲哲果登名于春官李遂納爲壻

白衣婦人

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

丙志十一

六

人徘徊于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或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馮何至此扣其所有曰但嘗遺一衫服取眠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豆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
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
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
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珣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
袂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
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
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
登名鄉書卽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

丙志十一

七

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
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
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
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
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郎亟
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
冉上騰而滅龔凝竚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
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答怒罵而去
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

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筭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絨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牛疫鬼

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扣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旣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

丙志十一

牛媪夢

樂平縣杭橋市染工程氏夢老媪來曰負君家錢若干除已償還外猶欠若干幸餘一屋可以充數今別君去矣再拜而辭旣寤聞一牝牛死於空屋中剝貨得錢如夢告之數

程佛子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旦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罔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

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雞鳴便往久無所覩自念
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
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
舉網卽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
火光取置佛卓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
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
欲爇間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
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
者妻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

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其所居
或擲諸小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
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已過所望願神
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
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
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
齋飯緇黃名曰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
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

其孫亦讀書應舉

芝山鬼

芝山在城北一里左右前後皆墓域僧寺兩廡
叢樞相望風雪陰雨輒聞啾啾之聲蓋鬼區也
紹興十六年通判任良臣伯顯喪子入寺設水
陸夜未半闔寺闔山下人戲笑往來交相問勞
程祠部守墓僕自支徑黃泥路口歸逢三人同
行厲聲曰吾輩以寺中會集見召而往汝何爲
者而敢至此追逐欲歐之僕奔竄適有篝火從
寺出者乃得脫

丙志十一

十

葉伯益

浮梁程士廓

宏遠

乾道三年自祕書丞罷歸妻

有娠臨月其弟宏父如景德鎮十二月十五夜

夢葉伯益

謙亨

舍人訪其居求一室寄跡宏父

曰兄弟宴居處不甚潔獨士廓新治書齋爲勝

君試觀之相隨而入見供張華潔如宿辦者喜

曰此中便可久留吾得之足矣共坐索飯且求

火肉火肉鄉饌也伯益生時固嗜此索之諸房

又得於士廓位旣具饌客飽食就枕宏父夢覺

明日還家道遇僕至報士廓妻得子因名之曰
亨孫時伯益物故恰三年矣

十四千宿 李生虱瘤

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
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鑿
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傅
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
皆蠢蠕能行動卽日體輕但一小竅如箸端不
合時時風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賈

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
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
與此同

錢爲鼠鳴

吾鄉里昔有小民樸鈍無它技唯與人傭力受
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錢顧之舂穀凡歲餘得錢
十四千寘于牀隅戒妻子不得輒用每旦起簷
翫摩拊乃出一夕寢不寐羣鼠鳴于旁拊牀逐
之不止吹燈照索無物也燈滅復然擾擾通夕

蚤起意間殊不樂信步門外正遇兩人相歐鬪折齒流血四旁無人遂指以爲證里胥捕送縣皆入獄民固愚莫知其爭端不能答一辭受杖而歸凡道途與胥史之費積鏹如洗矣

張二子

番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爲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鄰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介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

丙志十一

十一

爲黃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燁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欬然而寤謂爲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厨作粥牝猫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

此卷皆
吾州事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舒州刻工

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板分其半於舒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喧譁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日天色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

丙志十二

一

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愕失魄良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眡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濬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耆酒懶惰急於板成將字畫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

譴

隆興二年舒州懷甯縣主簿章裕之官僕顧超
夜宿書軒見一女子著綠衣裳訴云爲母叱逐
無所歸知爾獨處故來相就問所居曰在城南
紫竹園遂共寢才數夕超恍惚如癡貌瘦力乏
裕怪而詰之以實告裕曰必妖物也將害汝俟
今夜至此宜執之而大呼吾當往眠及至超持
其袖呼有鬼女奮身絕袖而竄舉燈照之乃巴
蕉葉也先是軒外紫竹滿園中巴蕉一叢甚大
曩亦嘗爲怪裕命芟除之血津津然并竹亦伐
去且逐超歸超自此厭厭不樂竟抱疾死

丙志十二

二

吳旺訴寃

紹興十五年陳祖安爲吳縣宰甥女陸氏病困
爲鬼物所憑陳欲邀道士禁治鬼云無用治我
我抱寃恨於幽冥間幾二十年不獲伸是以欲
展愬問其故云我姓名曰吳旺南京人遭兵火
南渡家於府子城下以貨條自給嘗與鄉人蔡
生飲汾河夜歸蔡醉甚誤溺水死邏卒適見之
疑我擠之于河執送府下獄訊治不勝痛自引

伏有司處法杖死於雍熙寺前石塔下銜冤久矣今日聊爲公言之陳曰當時之事誰主此答曰獄官亦無心其事盡出獄吏蓋吏憚於推鞠姑欲速成不容辯析而獄官不明便以爲是竟抵極法因厯道推吏獄卒及行刑人姓名陳曰審如是何爲獨愬於我曰寺與縣爲鄰乃本府禱祈之所平時公入寺我必見之故熟識公今事已久不能復直弟欲世人一知之耳陳曰汝骨安在吾爲汝尋瘞使安於土可乎曰遺骸零

落所存僅十一二葬之亦無益公幸哀我願丐水陸一會以資受生陳曰此費侈吾貧不能辦曰然則但於水陸會中入一名使人至石塔前密呼吳旺俾知之亦沾功德可以託生矣陳曰何處最佳曰皆有功德而楓橋者尤爲殊勝幸就彼爲之陳許諾鬼巽謝陳問病者可痊否曰陸氏數盡恐不能逃鑿藥祈禳皆無所用也後數日女果死明年王葆彥光往楓橋作齋陳以俸錢爲旺設位

舒州雨米

乾道四年春舒州大雨城內外皆下黑米其硬如鐵嚼碎米粒通心亦黑人疑向來米綱舟覆於江因龍取水行雨而捲至也

朱二殺鬼

平江常熟民朱二夜宿田塍守稻有女子從外來連三四夕寢昵體冷如冰知其非人徧村落測之了無蹤跡密以布被縫作袋欲貯之於中女已知之是夜至舍外悲泣朱問故曰汝設意

丙志十二

四

不善我不復來矣朱曰恐此間風冷病汝故欲與同卧其間無他意也乃入宿袋中過夜半朱詐言內逼遂起負袋於肩以行女號呼求出朱不應始時甚重俄漸輕到家舉火眠之已化爲杉板取斧碎之流血不止明夜扣門索命久乃已

右五事皆新安胡侗說

河北道士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張燈觀者塞道二人墜于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

道眾施符勅百端皆弗効事聞禁中詔寶籙宮
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
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
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
起誚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殫人卽仗劔
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眾曰此
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眾固不曉爲何法某
道士繞池禹步誦呪良久遣健卒入水掖溺者
已身軟如緜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

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
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都下
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
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整粉亦唯
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
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
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
制若與之角力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
法故一施之筋骨旣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

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
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
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
祕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懶惰不肯竟其學會靖
康之變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
魅亦如神凡病瘧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
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
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
冢民家大小皆以疫卧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
宋入道室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
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汝持此與食自能起矣
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
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饒氏婦

撫州述陂去城二十里遍村皆甘林大姓饒氏
居之家人嘗出游林間見仆柳中空函水可鑿
子婦戲窺之應時得疾歸家卽癡卧不復知人
遂有物語於空中與人酬酢往來聞人歌聲輒

能和宛轉抑揚韻有餘態音律小誤必蚩笑指
摘論文談詩率亦中理相去咫尺而莫見其形
貌妾有過則對主人顯言雖數十里外田疇出
納爲欺亦卽日舉白無一諱隱上下積以厭苦
祓禳禱禱百術備至終無所益凡數年饒氏焚
香拜禱曰荷尊神惠顧爲日已久人神異路願
不至媿慢以爲神羞欲立新廟於山間香火像
設與眾祇事願神徙居之各安其分不亦善乎
許諾自是寂無影響饒氏自喜其得計營一廟

甚華麗日迎以祠越五日復至言謔如初饒翁
責之曰旣廟食矣又爲吾祟何也笑曰吾豈癡
漢耶如許高堂大屋捨之而去乃顧一小廟哉
饒氏愈益沮畏訖子婦死鬼始謝去一家爲之
衰替云

徐世英兄弟

徐世英撫州人登進士第爲建昌軍司戶官舍
後有淫祠欲去之未果忽得惑疾兀兀如白癡
飲食言笑皆與人異趣兄世傑聞其故自鄉里

往眠之既至未及語英迎唾其面傑愕不知所爲便覺恍惚而英灑然如平常傑抱疾以歸暗不能言日用所須每書字以告性嗜杜詩雖屏弃人事惟求觀此詩不輟其後浸劇每出必裸袒家人閉在一室中僅二十年乃死英仕至廣州教授亦卒兄弟皆以文學推於臨川而不幸如是爲可怪也

蛇犬斃

林廷彥爲臨川守之任未幾被疾延中人正晝

丙志十二

八

見人坐于廳事椅上以爲使君病間能出矣或前眠之乃州宅犬母焉又二蛇蟠于側取杖欲擊之蛇去不見但斃犬貨于屠肆是年林卒又宜黃縣涂千里者夏日與賓友坐于所居之燕堂犬銜蛇徑至前齧殺之委于地而去客以爲此楊震鶴雀銜鱸之瑞千里愀然曰吾生於乙巳今行已運而有蛇禍吾殆不免乎不一歲果卒

宜黃縣踈山寺僧奉闍梨者善加持水陸及工誦呪偈年益老患舉音不能清每當入道場輒飲雜汁數杯云可以助聲氣或得酬謝不滿意輒肆言詈辱暮年得疾舌左右歧出與元舌爲三飲食語言皆不可醫者爲傅藥割去之楚痛不堪忍纔旬日復然則又施前術凡至五六竟不止最後困劇其徒於白晝見青面大鬼自窗入掉之而去就眠死矣

紅蜥蜴

丙志十二

九

豫章新建縣治乾道四年七月夜半大雷震令廳屋瓦皆鳴家人共聚一室聞風聲洶洶窗櫺戛然疑卽有覆壓之患五鼓乃定及明眠之圃後拔出巨柳其長三丈大十圍寸斷如截徧滿丞主簿舍中一蜥蜴色如渥丹長僅尺僵死地上人疑以爲異物云

右六事皆臨川劉名世說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著驗郡人頗神之不逞之徒冀因是幸富

貴約某月某日奉以爲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眾趨臨安不得志則逃入海時郡守仇待制念已去通判高世定攝事羣凶謂事必

成至聚飲酒家舉杯勸酬相呼爲太尉未發一日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大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眾而所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焉給最後者曰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眠君狀貌不足以當之其人安在我當自與言不敢泄諸人

也問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何所取而天賜之福今乃遇非常之慶家有息女不至醜陋願得備姬嬪之列卽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敬立良久託爲買餼餼亟出告之世定趣呼兵官卽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繫于市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路都監出徼巡見一人展轉於眾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云初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脅一下

神從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蹴其傷復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萬與之

青城丈人

相州人作千道齋薦亡僧道乞句皆預凡坐中人各隨意誦經一卷有道人但誦太乙尋聲救苦天尊一聲遂就食鄰坐僧戲之曰只誦一聲莫舌乾否道人曰苟有益死者奚用多爲齋罷徑出漆盃楪內皆有朱書字如刻曰青城丈人以刀削之愈見

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

但常病瞶痛以木爲兩椎剝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吳德充

吳公才字德充弋陽人入太學年至五十無所成欲罷舉歸決夢於二相公廟夢童子告曰君明年甚佳自此泰矣吳信之勉爲留計明年上舍中選自願年益高復起歸思又夢曰卽登科矣無庸歸明年果於嘉王榜擢第旣調官臨出京又夢前人來曰君仕官不可作郡守蓋以前

丙志十二

十一

生爲郡治獄不明誤斷一事雖出於無心然陰譴不薄已令君損一目矣切勿再居此官以招禍覺而思之曰吾五十二歲僅得一官勢不能至二千石且吾雙目瞭然安有眇理不以爲信後三歲因病赤目果偏失明而仕於州縣不甚待次自虔州零都罷歷通判衡州永州建康府紹興十二年至臨安又求倅貳時王慶曾次翁參知政事與吳有同舍契謂之曰君三任通判資歷已高當作州何疑薦於時相以爲宜春守

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丙志卷第十二

丙志十二

三

劉子翥

吳興劉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陸心源校

陸心源校

陸心源校

陸心源校

吳不樂纔至家而卒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

十五事

行款悉
依宋本

藍姐

紹興十二年京東人王知軍者寓居臨江新淦之青泥寺寺去城邑遠地迥多盜而王以多貲聞嘗與客飲中夕乃散夫婦皆醉眠俄有盜入幾三十輩悉取諸子及羣婢縛之婢呼曰主張家事獨藍姐一人我輩何預也藍蓋王所嬖卽從眾中出應曰主家凡物皆在我手諸君欲之非敢惜但主公主母方熟睡願勿相驚恐秉席

丙志十三

一

間大燭引盜入西偏一室指床上篋笥曰此爲酒器此爲綵帛此爲衣衾付以鑰使稱意自取盜拆被爲大複取器皿蹴踏寘于中燭盡又繼之大喜過望凡留十刻許乃去去良久王老亦醒藍始告其故且悉解眾縛明旦訴于縣縣達于郡王老戚戚成疾藍姐密白曰官何用憂盜不難捕也王怒罵曰汝婦人何知旣盡以家貲與賊乃言易捕何邪對曰三十盜皆著白布袍妾秉燭時盡以炮淚污其背但以是驗之其必

敗王用其言以告逐捕者不兩日得七人於牛肆中展轉求跡不逸一人所劫物皆在初無所失漢張敞傳所記偷長以赭汗羣偷裾而執之此事與之暗合婢妾忠於主人正已不易得至於遇難不懼怯倉卒有奇智雖編之列女傳不愧也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爲贅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爲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卽告

丙志十三

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候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于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旣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旣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媼邪妻徃眠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自往焉果見羣蛇蟠結一最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卽死蛇亦不見

福州異豬

政和元年正月福州北門賣豆乳人家豬夜生
七子但一爲豬餘皆人頭馬足肌體悉類人淨
無一毛初生時呱呱作兒啼其家懼亟瘞于廁
後鄰人聞啼聲伺曉入眠猶及見其二取以示
里中斯須間觀者如市郡守知爲不祥命亟殺
之時方上祥瑞不敢以聞於朝

福州屠家兒

福州城中羊屠家兒年十六歲性柔善惟嬉游
市井間不肯學父業父母謂之曰汝已成長當

丙志十三

三

學世業爲活爲養親之計浪游何益對曰逐日
眼見已熟要殺便能何以學爲父以羊一刀一
付之閉諸空屋竊窺其所爲自旦至午但對羊
默坐忽握刀而起指羊曰與汝相爲讎豈復有
窮極揮刀自斷其喉父母急發壁救之無及矣

林翁要

福州南臺寺塑新佛像而毀其舊水上林翁要
者求得觀音歸事之後數月操舟入海舟壞而
溺急呼觀音曰我嘗救汝汝甯不救我語訖身

便自浮得一板乘之驚濤巨天約行百餘里隨
流入小浦中獲遺物一筭頗有所資而歸人以
爲佛助

右四事皆福州太平寺僧蔣寶所傳寶有一書曰冥司報應記此事

郭端友

饒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眾
紙筆緣自出力以清旦淨念書華嚴經期滿六
部乃止癸未之夏五染時疾忽兩目失光翳膜
障蔽醫巫救療皆無功自念惟佛力可救次年
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拜觀音願於夢中賜

丙志十三

四

藥或方書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
用獺掌散熊膽圓則可明日遣詣市訪二藥但
得獺掌散點之不効二十七夜夢赴薦福寺飯
飯罷歸及天慶觀前聞其中佛事鍾磬聲入觀
之及門見婦女三十餘人中一人長八尺著皂
春羅衣兩耳垂肩青頭綠鬢戴木香花冠如五
斗器大郭心知其異欲候回面瞻禮俄紫衣道
士執笏前揖曰我乃都正也專爲華嚴來迎請
歸舍啜茶郭隨以入過西廊兩殿垂長黃幡一

女跪爐禮觀音簾外青布幙下十六僧對鋪坐
具而坐道士下階取茶器未及上郭不告而退
徑趨法堂似有所感遇夜分乃覺明日告其妻
黃氏云熊膽圓方乃出道藏可急往覓語未了
而甥朱彥明至曰昨夜於觀中偶獲觀音治眼
熊膽圓方舉室驚異與夢胎合卽依方市藥旬
日乃成服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
平服如初卽日便書前藥方靈應特異增爲十
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

愈藥用十七品而熊膽一分爲主黃連密蒙花
羌活皆一兩半防己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
皮大木賊仙靈脂皆一兩瞿麥旋覆花甘菊花
皆半兩麩仁一錢半麒麟竭一錢蔓青子一合
同爲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
中取其半生者去膜乳爛入上藥杵而圓之如
桐子大飯後用米飲下三十粒諸藥修治無別
法唯木賊去節麩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去
郭生自記其本末但所謂法堂感遇不以語人

鄉人李賓王

利用

紹興二年知新淦縣以宣撫

使入境躬至村墟督賦其僕夢主人歸劔槩傳呼曰洪州通判來且以告主母李公至妻言其事李笑曰孤寒如是方大軍絡繹過縣幸不以乏興爲罪得供給糧餉足矣別乘非所望也明年八月滿秩果爲洪州倅卒如僕夢

金君卿婦

成禮夢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覺不以語人但於繡帶至每寸輒繡金君卿三字母見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至於胥史小吏無有此人詰其女具以夢白未幾所議之婿果死後半歲新峽州守入境遣信至府則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別厚待之留連累日知其新失伉儷以女夢告之金曰君卿犬馬之齒四十有二矣比於賢女年長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義不忍也主人強之且曰因緣

定數君安能辭不得已竟成昏後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數子金官至度支郎中番陽人也

右二事皆

李賓王說

鐵冠道士

鄭介夫俠福州福清人熙甯中以直諫貶英州元祐初東坡公薦之復官紹聖初再謫英時坡公貶惠州始與相遇一見如故交政和戊介夫在福清夢客至自通鐵冠道士遺詩一章視之乃坡公也坡在海上嘗自稱鐵冠道人時下

丙志十三

七

世十七年矣其詩曰人間眞實人取次不離眞官爲憂君失家因好禮貧門闌多杞菊亭檻盡松筠我友迂踈者相從恨不頻又曰介夫不久須當來寤而歎曰吾將逝矣時年七十八明年秋被疾語其孫嘉正曰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口占一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還如過鳥在雲邊如今身畔渾無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數日而卒

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眾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眾使爲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真要得一冥司牒乃可眾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于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眾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產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中

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真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真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遜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宣和中良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

胥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
虧翠密京師他苑園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
仙宸帝所主殿二千餘畝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
言曰艮岳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
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
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
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卽以

倚翠對

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
自是數日間拜尙書右丞遂爲次相

路當可得法

政和中路君寶

璣

知陳州商水縣其子當可

時

侍行方十七歲未授室讀書于縣圃四照堂時
梁仲禮爲主簿二子俊彥敏彥皆十餘歲相與
游處一夕圃吏告失時中所在君寶遣卒遍索
於邑中不可得閱五日乃出謂其逸游杖之時

中不敢自直但常常吐鮮血而私語梁主簿曰
間者獨坐小室有道人不知何許來與某言久
之曰汝可教吾付汝以符術可制天下鬼神然
汝五藏間穢汙充積非悉掃去不可初甚懼其
說笑曰無傷也命取生油白蜜生薑各一斤合
食之遂與俱去亦不知何地凡數日不思食唯
覺血液津津自口出每夕以文書十餘策使誦
讀晝則無所見臨別又言曰汝已位爲真官階
品絕高但如吾術行之足矣自是遂以法籙著

後數月謂梁子曰吾比書一符錯誤獲譴不小
當削階數級仍有癰疽之害未幾疽發于背如

盤大痛楚備極凡四十九日乃痊

右二事皆梁
俊彥子正說

長樂海寇

紹興八年丹陽蘇文瓘爲福州長樂令獲海寇
二十六人先是廣州估客及部官綱者凡二十
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師人數略相敵
然皆勁悍不逞見諸客所齎物厚陰作意圖之
行七八日相與飲酒大醉悉害客反縛投海中

獨留兩僕使執爨至長樂境上雙櫓折盜魁使
二人往南臺市之因泊浦中以待時時登岸爲
盜且掠居人婦女入船無日不醉兩僕逸其一
徑詣縣告焉尉入村未返文瓘發巡檢兵自將
以往行九十里與盜遇會其醉盡縛之還至半
道逢小舟雙櫓橫前叱問之不敢對又執以行
無一人漏網者時張子戩給事致遠爲帥命取
舟檢索覺舵尾百物縈繞或入水視之所殺羣
尸並萃其下僵而不腐亦不爲魚鼈所傷張公

丙志十三

十一

歎異亟爲斂葬盜所得物纔三日元未之用也

張庭實
德輝說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
昏潛出游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
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
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墻
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
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

墻而入終昔惴惴以爲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
明日兵官申府云昨二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
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糊不可
辯其下謾謾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
墻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爲何物邦人口相
傳皆以爲巨怪講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
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
籌之妖殆此類也

尚書之子
虛已說

蟹治漆

丙志十三

十一

乾道五年襄陽有劫盜當死特旨貸命黥配州
牧慮其復爲人害旣受刑又以生漆塗其兩眼
囚行至荆門育不見物寄禁長林縣獄以待傳
送時里正適以事在獄中憐而語之曰汝去時
倩防送者往蒙泉側尋石蟹搗碎之濾汁滴眼
內漆當隨汁流散瘡亦愈矣明日賂送卒得一
小蟹用其法經二日日睛如初略無少損予妹
婿朱晞顏時以當陽尉攝邑令親見之

夷堅丙志卷第十三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十三事

行款
依宋本

張五姑

外舅女弟五姑名宗淑自幼明慧知書既笄嫁襄陽人董二十八秀才董懦而無立淑性高亢庸奴其夫鬱鬱不滿至於病瘵靖康之冬郭京潰卒犯襄鄧董死於漢江明年淑從其母田夫人至南陽飲酒笑嬉了不悲感宿痾亦浸瘳方自欣慶一旦無故嘔血斗餘不止心疑懼使呼

口曰和中心不可再嫁嫁當殺

丙志十四

一

汝和中蓋淑字雖家人皆不知之淑識其聲爲故夫叱曰我平生爲汝累今死矣尚復繳繞我使我再歸它人何預汝事巫無語而甦淑固自若會外舅來南孥與偕行至揚州謀壻將以嫁王趨淑曰一生坐文官所困不願再見之得一武弁足矣遂適閤門宣贊舍人席某時二年五月董氏喪制猶未終其冬席生又死於盜淑隨母兄度江寓溧陽三年三月晦夢席生自牖控其頭覺而項痛丹瘤生左頰臥病踰月昏昏不

能知人二嬖往視之笑曰姑夫恰在此聞始始
至去矣問爲誰曰二十八郎也自是但與董交
語以至於亡明年其母在達州夢淑與人聚博
於樓上猶如在生時母責之曰賭博從曉連夕
豈是女子所爲事淑忿怒化爲旋風逐母至牀
母驚號曰鬼掣我子婦急起視則身已半墮地
明日不能起兩月而卒

宜都宋仙

宣和中外舅爲峽州宜都令盛夏不雨徧禱諸

丙志十四

二

祀無所應邑人云某山宋仙祠極著靈響乃具
饌謁其廟財下山片雲已起於山腹方烈日如
焚忽大雷雨百里霑足邑人戴神之賜相與出
錢葺其廟而莫知仙之爲男爲女攷諸圖志問
於父老皆無所適從外舅晝寢夢大輿自外來
旛蓋麾旄儀物頗盛巍然高出於屋私念言縣
門卑陋安能容此轉眴間已至庭中跛而窺之
則婦人晬容祿飾坐其內驚起欲致敬倏然而
寤乃命塑爲女仙象未及請廟額而移官去云

劉媪故夫

唐州人張文吉下世十餘年妻劉氏年且八十
白晝逢故夫挽其衣使行曰相與歸去無爲久
住此相持不解劉遂仆地其季子至前掖張翁
使去曰困吾母如何也又扶媪起立然後去
媪長子及婦孫輩見老人乍仆乍起趨視之歷
歷聞其言時季子亦死久矣咸憂懼知其爲不
祥未幾媪死

錫盆冰花

丙志十四

三

外舅清河公紹興六年以中書門下省檢正官
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往淮西撫諭張少保軍留
家於建康十二月十五日生辰家人取常用大
錫盆洗滌傾濁水未盡盆內凝結成冰如雕鏤
者細視之一壽星坐磐石上長松覆之一龜一
鶴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圖畫然外姑劉夫人命
呼畫工寫其狀工所居遠比其至已消釋矣自
是無日不融結佳花美木長林遠景千情萬態
雖善巧者用意爲之莫及也迨春暄乃止而外

舅有兵部侍郎之命

春渚記聞有葛口
之一事甚相似

王八郎

唐州比陽富人王八郎歲至江淮爲大賈因與一倡綢繆每歸家必憎惡其妻銳欲逐之妻智人也生四女已嫁三人幼者甫數歲度未可去則巽辭荅曰與爾爲婦三十餘歲女嫁有孫矣今逐我安歸王生又出行遂攜倡來寓近巷客館妻在家稍質賣器物悉所有藏篋中屋內空空如窶人王復歸見之愈怒曰吾與汝不可復

丙志十四

四

合今日當決之妻始奮然曰果如是非告于官不可卽執夫袂走詣縣縣聽叱離而中分其貲產王欲取幼女妻訴曰夫無狀弃婦嬖倡此女若隨之必流落矣縣宰義之遂得女而出居于別村買餅罌之屬列門首若販鬻者故夫它日過門猶以舊恩意與之語曰此物獲利幾何胡不改圖妻叱逐之曰旣已決絕便如路人安得預我家事自是不復相聞女年及笄以嫁方城田氏時所蓄積已盈十萬緡田氏盡得之王生

但與倡處旣而客死於淮南後數年妻亦死旣殯將改葬女念其父之未歸骨遣人迎喪欲與母合耐各洗滌衣歛共臥一榻上守視者稍怠則兩骸已東西相背矣以爲偶然爾泣而移置元處少頃又如前乃知夫婦之情死生契闊猶爲怨偶如此然竟同穴焉

楊宣贊

唐州相公河楊氏子娶于戚里陳氏得官至宣贊舍人平生喜食雞所殺不勝計晚年瘡發鬢

丙志十四

五

間未能爲甚害家所養雞忽中夜長鳴大惡之明日殺而灸之復以充饌未下咽瘡毒大作瘡滿一面久之稍愈而潰汁流至喉下齧肌成穴殊與雞受刃處等鮮血沾滴無休時竟死

右六事皆

聞於妻族

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爲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旣坐神色

儻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爲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眾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爲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爲神

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

見晁無咎集

龍可前知

東平龍可字仲堪邃於歷學能逆知未來事宜和未趙九齡見之於京師趙以父病急歸遇可於門可曰京師將有大變吾亦從此去矣扣之曰火龍其日飛雪滿天明年金虜犯都城以丙辰日不守時大雪連縣皆符其語

水月大師符

紹興二十一年襄陽夏大雨十日不止漢江且

盜吏民以爲憂襄陽知縣閻君謂同寮曰事急矣吾有策可令立止雖近巫怪然不敢避此名也遂命駕出城至江上探懷中符投之酌酒三祭而歸是夜雨止明日水平如故一郡敬而神之臨川李德遠時爲觀察推官就扣其說閻具以教之曰但如我法人人可爲之無他巧也其法以方三寸紙朱書一圈而外繞九重未如一字書水月大師四字於其上凡水旱疾疫刀兵鬼神山林木石之怪無所不治遇凶宅妖穴書

而揭之皆有奇効德遠歸臨川其姪婦每至哺時輒爲物所憑新粧易衣坐于榻以伺少頃則與人嬉笑謔浪竟夜乃息德遠密書符貼戶限內婦不知也明日在牀上見偉男子冠帶如常時而來及房外若有所礙戟手罵曰賤女子忍遽忘我乎婦應曰我未嘗有此心何爲發是語男子舉足欲入終不能前遂去婦洒然如醉而醒始爲人言之蓋罔罔累旬了不知身之所寄也自是遂安予爲禮部郎日德遠爲太常主簿

同行事齋宮爲予書之然未之用也

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于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于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云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并邑之盛袞袞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据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款接凡兩月始各捨

丙志十四

八

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荅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于某處吾送之窆乃反于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浙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旣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招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劔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峩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奉上天乃敢至迨事

內志十四

九

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卽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右三事皆

李德遠說

黃烏喬

邵武黃敦立少時游學校讀書不成但以勇膽戲笑優游閭里間邑人以其色黑而狡譎目之曰烏喬所居十里外有大廟鄉民事之謹施物甚多皆門外祝者掌之黃欲取其縑帛以嫁女

祝知難以詞卻姑語之曰君盍以孟琰卜若神許君無不可者黃再拜禱曰積帛廟中頗爲無用移此以惠人神所樂也而庸祝不解神意尚復云云大王果見賜願示以聖琰或得陰琰則夫人垂憐尤爲上願若得陽琰則闔廟明神皆相許矣祝不敢言竟負帛以歸它日與里人會或戲之曰君名有膽今能持百錢詣廟每偶人手中置一錢然後歸當釀酒肉以犒君黃奮衣卽行二少年輕勇者陰迹其後間道先入廟雜

於土偶間窺其所爲有項黃至拜而入曰黃敦立來施錢大王請知遂摸索偶像各寘其一或手不可執則寘諸肩上俄至少年所立處突前執其臂黃以爲鬼也大呼曰大王不能鈐勒部曲吾來依錢而小鬼無禮如是又行如初略無怯意旣畢事扃廟門而出其黨始歎服之溪北舊有異物好以夜至水濱見徒涉者必負之而南或問其故荅曰吾發願如此非有求也黃疑其必爲人害詐爲它故連夕往是物如常態負

而南後三日黃謂之曰禮尚往來吾煩子多矣
願施微力以報物謝不可黃強舉而抱之先已
戒家僕束草然巨石財達岸即擲于石上其物
哀鳴巧命及燭至化爲青面大獾矣歐殺投火
中環數里皆聞其臭怪自此絕

徐搏說

綦叔厚

綦叔厚尚書

密禮

登第後僦馬出謁道過一坊

曲適與賣藥翁相值藥架甚華楚上列白陶缶
數十陳熟藥其中蓋新潔飾而出者馬驚觸之

丙志十四

十一

翁仆地缶碎者幾半綦下馬愧謝翁市井人也
輕而倨不問所從來捽其裾數而責之曰君在
此嘗見太師出入乎從者唱呼以百數街卒持
杖前訶兩岸坐者皆起立行人望塵斂避亦嘗
見大尹出乎武士獄卒傳呼相銜吾曹見其節
奔走不暇今君獨跨敝馬子子而來使我何由
相避凡侮誚數百言惡少觀者如堵綦素有諧
辨不爲動色徐徐對之曰翁翁責我甚當我罪
多矣爲馬所累願無可柰何然人生富貴自有

時我豈不願爲宰相豈不願爲大尹但方得一
官何敢覬望翁不見井子劉家藥肆乎高門赫
然正面大屋七間吾雖不善騎必不至單馬撞
入誤觸器物也惡少皆大笑稱善翁亦羞沮以
俚語謂綦曰也得也得遂釋之井子者劉氏所
屠京師大藥肆也故綦用以爲答

趙恬季和說

夷堅丙志卷第十四

丙志十四

十二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十三事

行款悉
依宋本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嶽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言只見陳俊卿已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辭以不能知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其說

丙志十五

周昌時孝行

臨江軍富人周十三郎名昌時事母鄭氏甚孝鄭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招數醫治藥略無小効紹熙二年中秋夜周與妻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墮淚泊罷就寢抽身潛起妻謂其登廁耳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並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啖母以報產育乳養之恩望上真慈悲俾獲感應焚香訖將施刃忽聞有聲自後叱

喝且以杖擊其背驚而回顧寂不見人但有封
貼在地取視之中有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病
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鄭氏八娘周捧泣拜謝
俟明日以進母積痼頓瘳方其所見告妻子

虞孟文妾

衢州龍游人虞孟文以錢十四萬買妾頗有姿
伎蒙專房之愛無何孟文死其從弟仲文忍人
也強以元直畀媵氏領妾以歸僅數月妾夢故
主君來責之曰汝在此處睡莫未便寤而懼以
告仲文仲文向曰彼已死烏能畏我雞鳴起奏
廁方過堂下兄持梃坐堂上起逐之擊之至再
走而免遂得病亡

丙志十五

二

魚肉道人

黃元道本成都小家子生於大觀丁亥得風搐
病兩手攣縮不可展膝上拄頤面掣向後又瘡
不能啼父母欲其死置于室一隅飢凍交切然
竟不死獨祖母哀憐之時時灌以粥飲活至七
歲遇道人過門從其母求施物母愧謝曰家極

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母
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
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寘地上掬白水洗
濯脫所披紙被蒙其體

一粒納兒口

旋繞行五六十里步

魚一頭使生食又溺於

染指嘗之甘

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
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牛在旁齧草無少異覺
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暢

越一夜乃出則神氣洒落方寸豁如非復前日
事不知幾何時矣牽牛還王家主人訝曰小兒
何所往許久不歸自此日游塵市能說人肺腑
隱匿或罵某人曰汝行負神明且入鬼錄又罵
某人曰汝欺罔平民將有官事已而果然市人
畏其發伏相戒謹避之王翁縛而閉諸室尋縱
去入峩眉山累年會張魏公爲宣撫使奉母夫
人來游山見之攜以出後隨公出蜀甫下峽不
辭而去過武當山孫旭先生告之曰羅浮山黃

野人王代時口惠州刺史弃官學道今仙品已
高宜往敬拜以求延年度世之術欣然而行至
羅浮崇真觀問津觀主曰山有三石樓高處殆
無路可上須攀藤蘿援枯木如猿猱以登不幸
墮墜必糜碎于不測之淵君不爲性命計則可
往黃曰若顧戀性命安肯來此乃告以其處杖
策徑行而下石樓始自崖而升僅可容足將及
中樓風雨驟至急趨一石穴避之迫暮留宿夜
聞林莽戛戛聲大蟒蛇入穴繼之者源源不已

以其父故超資用之紹興二十五年除江西轉運判官其居在信州將行從郡守林景度機假吏卒別墓怒不設銀香爐梓州指使吳成忠杖之林不敢校赴官三月爲言者論罷既又坐告訐張魏公生日詩事削籍編管循州刑部下信州差一使臣十卒護送時常先方自豫章歸未至信信守遣人逆諸途所謂吳成忠者偶當行才被差不復治裝卽日行遇于三十里間叱下車褫其中使步於馬前未半舍困苦不可忍適逢所善皇甫世通泣言其情世通爲祈吳生賂以銀二百兩乃得冠巾乘轎且攜二妾俱西每至宿店吳生令十卒監常先同處一房鎖其戶而自據二妾凡兩月乃至循時疫癘大作循民死者十四五郡守張寧爲治城外台隱堂舍之常先已病困居數日愈甚不暇入城而死吳生亦繼焉蓋復惡已甚矣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熺謁告來

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
古云魁一日三峯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
嵩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卽日鐫諸板揭
于梁間至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
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
綠鬢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
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
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
者竊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
所爲是歲冬秦亡

丙志十六

六

秦昌齡

秦昌齡寫真挂于書室魚肉和尚見之題曰動
著萬丈懸崖不動當處沉埋彌勒八萬樓閣擊
著處處門開會得紫羅帳裏事不妨行處作俳
徊時紹興二十三年也至九月昌齡調宣州簽
判歸中塗感疾至溧水疾亟寓於王季羔宗丞
空宅中忽覺寒甚欲得夾帳縣令薛某買紫羅
製以遺之遂死于其間又是年春在茅山觀前

水猶一斗證其得道始末與周說不差故采著其大略又一年在九江爲郡守林栗黃中所劾治杖而編隸之

房梁公父墓

呂忠穆丞相政和初葬其父於濟南之歷城穿墉二丈得石椁墓兆儼然中空無所有但存一石曰隨司隸刺史房彥謙之墓與呂氏所卜地窆穴無分寸不同遂葬其處彥謙卽唐宰相梁公玄齡之父也梁公爲太平賢相而忠穆亦爲

丙子十五

七

趙不
猶說

種苜香道人

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跏致敬獨一道人怒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敢如是曰無所能林曰旣無所能何以在此道人曰先生無所不能亦何以在此

徽宗時在幙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拱而

對曰臣能生養萬物卽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劑以付之俾二衛卒監視種於艮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視茴香已蔚然成叢矣

朱僕射

豫章豐城縣江邊寶氣亭建炎三年居民連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已而新虔州守馮季周詢修撰赴官泊舟亭下從行僕朱秀者溺

死八月四日也

右二事皆吳虎臣說

丙志十五

八

燕子樓

潭州府舍後燕子樓去宅堂頗遠家人不能至守帥某卿好游其上卿晚得良家女爲妾名之曰酥酥兒嬖寵殊甚一日亦登樓問其所以來荅曰願見主翁心不憚遠卿益喜留連經時使之去薄晚卿還酥迎於堂卿顧曰適歸無它否妾愕然曰今日在房中足跡未嘗出外安有是耶卿怒曰汝來燕子樓視我我與汝語良久乃去何諱之有酥面發赤曰素不識樓上路何由

敢獨行公特戲我傍人盡證其不然卿惘惘不
樂入燕寢徑臥疑向者所見定鬼物也少時酥
入室拊其背掖之使起坐曰我真至公所恐他
人知之故匿不言亦因以惱公爾何以戚戚爲
卿意方自解又與嬉笑忽曰今以實告公我非
酥酥也請細視我視之則一大青黑面極可憎
怖卿拊牀大叫外人疾趨至無所覩卽抱病遂
卒

王嘉叟說聞
之張敬甫

阮郴州婦

內志十五

九

戶部員外郎阮閱江州人宣和末爲郴州守子
婦以病卒權殯于天寧寺阮將受代語其子曰
吾老矣幸得解印還鄉老人多忌諱不暇挈婦
喪以東汝善囑寺僧守視他日來取之可也子
不敢違是夜阮夢婦至拜泣曰妾寄殯寺中是
爲客鬼爲伽藍神所拘雖時得一還家每晨昏
鐘鳴必奔往聽命極爲悲苦今不獲同歸則永
無脫理恐以櫬木爲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
窆山丘無所復恨阮寤而感動命其子先護柩

還江州營葬是夜夢子婦來謝云

岳侍郎換骨

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霖并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郡拘留兵馬都監廳之後僧寺牆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伸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臂手挈竹籃貯刀劍

椎鑿之屬鋒毛吹刃頓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云奉上帝勅旨爲官人換仙骨語畢升榻商卿怖汗如雨謹聽所爲遂以所齋器具恣加割剔然殊不覺痛頃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換骨訖揖而告去商卿揭帳視之髑體一軀自首至足臥于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兄呻吟聲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坐守護至今猶未盟櫛商卿具道所覩事才絕

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

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璟德
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
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略
而卒

朱氏蠶異

湖州村落朱家頓民朱佛大者遞年以蠶桑爲
業常日事佛甚謹故以得名紹熙五年所育蠶
至三眠將老其一忽變異體如人面如佛其色
如金眉目皆具朱取寘小合敬奉於香火堂中
鄰里悉往觀李巨源在彼亦借歸瞻視誠與佛
像無少異經數日因開合已化爲蛾卽飛去

金山設宴

太學博士莊安常子上宜興人因妻亡爲於金
山設水陸冥會資薦深夜事畢暫寄榻上夢妻
來冠服新潔有喜色脫所著鞋在地襪而登虛
漸騰入雲表始沒驚覺以白于僧及它人皆云
是生天象也

夷堅丙志卷第十五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十五

十二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十六事

行款悉依宋本

陶彖子

嘉興令陶彖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日彖患之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會天竺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淨傳天台教特善呪水疾病者飲之輒愈吳人尊事之彖素聞其名卽詣謁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

丙志十六

一

至自是屢來且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淨許諾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世音菩薩像取楊枝澍水洒而呪之三繞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明日淨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荅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姓誰氏荅曰吳玉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髻淨曰汝柳氏乎輒然而笑淨曰汝無始以來迷已逐物爲物所縛溺

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旣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游情不能遽捨願一舉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旣罷作詩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秦少游記此事

太清宮道人

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攜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爲老君師聚觀漸眾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焰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伏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

道士齊希莊不知何許人學養生喜游名山至
玉屋樂之不忍去架草堂居于燕真人巖前山
多栗黃精及諸果蔬可食者以時收采給食居
三年猴入其室逐之不去視人坐起百爲從傍
効之希莊大怪憶初入山時客教以逐猴法取
猴糞懸而擊之試用之猴舍去甫數日別有大
猴如五六歲兒垂毛至地熟視希莊倣其動作
如前懼不敢復逐意欲出山未決聞有呼之者
出戶見了髻童子黃單衣綠帶目有光貌不全

類人問曰麻籠山自何往指示之疾去如飛直
度嶺壑望之不可及自是舍傍百物皆夜有聲
一夕大雪晨起見門外人迹無數希莊發悸不
能復居走山下得暗疾數歲方愈

右二事皆見
張文潛集

王少保

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
其妻李夫人以寒食土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
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少保家
言曰少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

故荅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兒殊不款曲密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予在臨安聞之於媒媼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溫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餘杭三夜義

三內志十六

四

乾道五年餘杭縣人余主簿妻趙產子青面毛身兩肉角犇惡可怖卽日殺之未幾同邑文氏婦生子絕與前類而兩面相向大非凡所聞見比亦殺之而賂乳鑿錢三十千使勿言然外人悉知之矣已而一圃人妻復生一物亦然三家之怪相去不兩年所居只一二里內豈非一氣所沴乎

王三恕說

張常先

張常先者嵇仲樞密第三子凶悞不遜秦丞相

蟠繞于旁黃瞑目將寤日羣蛇以次去復前行
崖路中絕獨巨藤枝下垂援之以上時時得小
徑然財數十步卽途窮俯瞰江水相望極目但
隨蔓勢高下以進日力垂盡始到上樓一穴圓
明通中匍匐過之達崑畔望野人綠毛被體踞
石坐肅容設拜拱而立其人殊不視黃不敢喘
息久之忽問曰汝爲誰何自來此亦何用見我
具以對曰料汝且飢且渴自起揭所坐石石下
泉一泓極清指曰此可飲黃以榭葉杓酌之可

二升許腹大痛亟出大泄二十餘行始定復入
侍方命之坐始言曰浮世榮華富貴疑若可樂
至人達觀直與腐鼠等耳人能處此地與居富
貴等雖盡今生至來生不厭倦儻一毫帶芥頃
刻不可留汝觀此間別有佳處否對曰游先生
之庭尚不敢左右眄焉知其他野人曰汝試觀
吾受用處引手捫石壁劃然洞開相與入其中
其上正平光采如鏡其下清泉奇石奇花異卉
從橫布列兩池相對謂黃曰汝留此爲我治花

國東池水可供飲西池以溉灌勿誤也遂先出
閉壁門黃奉所教地方七八丈而無所不有牡
丹五色花皆徑尺室中常明不能辨晝夜居之
甚久花葉常如春一日野人啓門入甚喜曰汝
果能留意於此真可教汝姑去此吾之學長生
久視法也與寂滅之道不同當盡世間緣乃可
兼汝服珍泉滌穢已盡宜別有所食於鉢中取
魚肉如故山所得者與之指石窟宿溺使盡飲
遣下山曰汝歸逢人與魚肉任意噉之直俟不

欲食時復來見我黃再拜辭去從此能啖生肉
至十斤後稍減少紹興二十八年召入宮賜名
元道封達真先生戒令勿食魚御製贊賜之曰
不火而食太古之民不思而書莫測其神外示
朴野內含至真白雲無迹紫府常春周參政葵
舊與之善閑居宜興黃過之書明月雙溪水清
風八詠樓十字以獻後二年黃以口過逐居婺
周公適自當塗移守所書始驗凡此諸說多得
之於周乾道二年予見之鄱陽食肉二斤而飲

遇一人目如鬼著白布袍擔草屨一雙籠餅兩枚歌而過曰四十三四十三一輪明月落清潭蓋昌齡正四十三歲也

右二事皆太平州鑿湯三益說

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舊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

丙志十六

七

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閻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

江鳴玉說

王氏二妾

靖康二年春都城不守虜指取官吏軍民無虛日宗室婦女倡優多不免朝士王某家早啓關二婦人坐于外徑趨入中堂泣拜曰妾等已發

至軍前竄身得歸今不敢還故居願爲公家婢以脫命二人皆美色王納之王無正室嬖之甚至與約不復娶後爲中書舍人出奉祠忽起伉儷之議一日食罷二人盛飾出拜驚問之對曰向者以當死之身蒙主君力以得更生且有天日之約不謂君賜不終中饋將有所屬妾諠不得生行當永訣故告辭王方慰而止之又泣曰業已如是然妾不忍獨死早來湯餅中輒已置藥恐毒發須臾願勉處後事妾今先導入泉塗矣再拜而出王大駭起視之則徑相攜赴水死王無以爲計呼家人語其故急求藥解之不及而卒

臨江人王省元失其名居于村墅未第時家苦貧入城就館月得束脩二千嘗有鄰人持其家信至欲買市中物時去俸日尚旬浹王君令學生白父母豫貸焉生持錢出值王暫出外乃爲寘諸席間而未之告也是夕王夢二蛇往來蟠

舞一榻上驚覺不復能寐明日鄰人欲歸王又以語學生生具以告乃悟昨夢喟然歎曰二千之入至微矣先旬日得之至於蛇妖入夢陶朱猗頓果何人哉寧躡屩還家茹藜飯糗以終此身爾功名富貴非吾事也即日弃館而行不復有意於進取科詔下朋友交挽之勉入舉場遂薦送明年省闈中第一人仕亦通顯

伯况在館中聞同舍說

廣州女

廣州番巷內民家女父母甚愛之納壻於家女

丙志十六

九

恨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指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鄰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予時在南海卽聞之

確夢

靖康未有達官

不欲書姓名

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

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達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

爲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牖間既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沱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冥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眾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腳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爲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

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蠹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不聞有大過旣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尚如是豈非三世業乎張晉彥祁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間女也靖康中從夫官河北爲寇所害旅魄無所歸賴今夕醮力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相與酬荅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

升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

王嘉叟說聞之於晉彥

異人癰疽方

歛縣丞胡權遇異人都下授以治癰疽內托散方曰吾此藥能令未成者速散已成者速潰敗膿自出無用手擠惡肉自去不假刀斫服之之後痛苦頓減其法用人參當歸黃芪各二兩芎窮防風厚朴桔梗白芷甘草各半之皆細末爲粉別入桂末一兩令勻每以三五錢投熱酒內服之以多爲妙不能飲者煎木香湯代之然要

丙志十六

十一

不若酒力之奇妙京師人苦背瘍七十餘頭眾醫竭其技弗驗權示以此方相目而笑曰未聞治癰疽惡瘡而用藥如是權固爭之曰古人處方自有意義觀此十種皆受性和平大抵以通導血脉補中益氣爲本縱未能已疾必不至爲害何傷也乃親治藥與服以熱酒半升下六錢匕少頃痛減什七數服之後創大潰膿血流逆若有物托之於內經月良愈又一老人瘡發於胸毒氣浸淫上攻如大瓠斜甬項石不能動與

服藥一日癰卽散餘小瘡如粟許明日平妥如常又一翁發腦不肯信此方殞命醫手明年其子亦得疾與父之狀不異懲前之失縱酒飲藥焉遂大醉竟日展轉地上酒醒而病已去其它効驗甚多真神仙濟世之寶也選藥皆貴精去麤取淨秤之予兩兄以刻於新安當塗郡

王氏石銘

邵武人危氏者大觀二年葬其親於郡西塔院下路傍踰月雨過視墳側隱然有痕掘之得銀

丙士心十六

十二

酒杯二銅水缶及鏡各一又得埋銘石其文曰琅邪王氏女江南熙載妻丙申閏七月葬在石城西諸器皆古而制度精巧非世工可及

馮尚書

邵武士人黃豐馮諤一鄉佳士也同謁本郡福華王廟求夢夢有黃三元馮尚書之語皆喜自負其後豐以應武舉作解頭又連魁文解竟不第所謂三元乃如此諤試南省名在第二廷對中甲科爲臨安府教授攝國子正與同年林大

龔梅卿厚善林驟得位至吏部尚書薦諤自代
未及用卒於官所謂尚書乃如此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十六

十三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夷堅丙志卷第十六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

行款悉
依宋本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頗整絮隨身齎乾糲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

丙志十七

一

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眞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冰雪冷徹腦

間痛卽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

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
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
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
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
起復見之如故態且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
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
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
正心澄念以待之悸鬼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
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

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
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鬼
鬼尙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
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
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
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
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
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北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 喚
挈家來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
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
忍賣放諸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逐食登
高遂至絕巘旣而不可下畱止窟穴望之宛然
飲嘯自若凡三歲王氏它徙三羊尚存後人遂
目之爲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
山不遠靈跡甚多蓋神仙窟宅也

張南
仲說

丙志十七

靈顯真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秦中失利密有根本
之憂陰禱于閩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
王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
後蒙改眞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
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
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寤而歎異立請于朝
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

郎者是也

悲則興奇興元夢人文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

廟欲知秋冬間邊事甯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

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

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梓示之曰賀

廢劉視其物唯猪肺一具石槌一顆覺而竊喜

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二日

閩山獠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溢閩山漁者

內志十七

四

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覺兩股

忽冷如冰微有涎沫懼獠穴其下故急出獨一

人不見告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

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爲獠

所繞而吮其血也獠狀全與鰻鱧魚同長至八

九尺亦蛟類也閩山民李十嘗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誦大

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整同列而拜曰弟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曰爲王
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
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
君額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
有爲眞之喜明日子在漏舍與從官言之皆相
託招致予退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薦
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
約幸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
邀之至局中廷曰冬季當遷異時典州未晚也

戶部郎中莫子蒙 金部郎中何希深 逢原適

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
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退固無至冬反遷之
理莫郎中縱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
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
我信吾術爾無柰公所言人事何也密謂元特
曰何公明年祿盡豈特一去邪廷畱數日卽歸
鄉至七月六日予忝掖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
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小差子蒙以八月除直

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爲福建提刑次年卒元
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爲太平州皆如
其言此蓋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奇崛可紀徐
吉卿壽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衢廷見之
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
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諛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
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凶計繼有登高
顛墜之厄則吾言應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
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囚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

間不至損會朝廷擇使出疆趣召之日月皆照
合其見子之歲嘗至鎮江謂通判毛欽望曰君
終任造朝得一虛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
曰卽日游行二百里僧殊不信甫二日方務德
自建康遣信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
復來來之日有小驚惱然不關身也及歸方馳
擔而西津火寺之儼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滿
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浚明

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賢閤雖小疾亦宜善爲

之防浚明不敢荅妻宋氏窺於屏間聞之擊屏
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臥疾訖不起范至
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
太歲乃極佳耳吳人耿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
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爲嶽廟廷曰此人
不得官尙可活數年食祿一日死矣耿不旋踵
而亡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寢立春
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爲侍從廷約再見
子子遲其來而竟不來予亦罷去得非知其如

丙志十七

八

是未有可以爲子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
長文鎮江事聞之黃仲秉姑蘇事聞之范至能

云

茗溪龍

辛食

日與

莫子蒙在吳興孛家游茗溪時六月上旬荷華
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昃望數里外
火煜煜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
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
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拂溪水而過雷霆隨之飛

電赫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晴雲
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游處幾不可識荷芰洗空
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即取所攜器皿皆壞
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

子蒙說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校書郎任元理

質言暴

卒其官奉議郎不應延賞於是祕書少監任信
孺與同舍議爲請于朝廷以元理乃故諫官德
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于時于公令予

丙志十七

九

秉筆正字劉夷叔

望之

摘予起言曰只如此意

似不廣宜增數語云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
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既如其言然私訝
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
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
請焉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
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
爲說虞丞相時爲祕書丞命其子盡錄父遺文
合數百卷上之下雨省看詳已

卷終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行款悉依宋本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申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輒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眇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畫眉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牀上而置二蟲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媪以爲請張散飯于地誦偈數句少頃眾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攫飯而食食

丙志十八

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血羣鳴跳跟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誦呪而遣往官倉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濺丈許乃墮好歌滿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爲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群迷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攜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爲我自心調步穩

青松下橫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畱歲餘乃去

猪耳環

將仕郎宋衛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關殺猪賽廟洗牲時見耳下一方環墨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爲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裔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藩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

丙志十八

一一

疾不可爲也時氣息已絕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鑿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醫眠色切脉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逗晚頓蘇明日具奏歸所賻復賜爲藥餌費宗室中善譏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爲予言以爲笑如烏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鑑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

丙志十八

三

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粲絢五色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畱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

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畱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襪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袪生憶女所戒與物卽去

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啟襪視之正存金鑰匙一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李紹祖奉世說其族人也

閬州道人

閬州故多蛟虺市間寢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塵時時召與小飲雖儼直或虧弗校也畱數月而去臨去別主人愧謝

再三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君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卽取瓢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暑夕蚊雷羣鳴於簷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閬士人估客往來無算駢集此邸至於散宿戶外計所獲眠它邸蓋數倍焉

媮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

丙志十八

五

蟻子以千數爭入水眠之已化爲蝦如是累累不絕謝卿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冢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媮蝦爲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爲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

瑱

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

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尙踈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

次旼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少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卽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餅什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卽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數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大中爲禮部尙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遲緩徐責之曰老耄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噀爲笑曰君精采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虛席勉爲諸生一臨之卽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貫溪桂縝家兩事已載甲志縝又言其叔祖

名 夔

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烟霞黃冶變化爲長生輕
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不
疑盡禮延納傾身竭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
踰年丹成客舉置淨室封以朱泥外畫八卦列
宿十日十二辰極其嚴闕而謂桂生曰吾今欲
游二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
服毋背吾言遂去桂日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
忽念曰仙家多試人正使丹可服或靳固不吾
與將柰何竊啓其藏則全丹儼然其中矣不勝

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徑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
至才入門望見桂生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
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餌法也
顧不聽吾戒且吾豈眞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
也今若是旦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
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間
有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跳入門外沼中不數刻
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
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

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錮非有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卽往上清宮勅翰林學士宇文粹中蒞其事林取水一盃仗劔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

丙志十八

八

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奔霆踰雨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禾稼殊無所益也

洪慶善說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少雷荆南見里巷間一女子以謂幽閑姝麗目所未覩惜其已適人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

緣流落小民家命其客高子勉苻屬和後數年

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荆楚歲饑貧不能

自存其夫鸞之於田氏爲侍兒一日召客飲子

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話

昔日事相與感歎爲請於主人采詩中語名之

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

與表弟汝陰王性之鉅會語及之性之拊髀歎

息曰可流諸篇詠爲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

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

陵頗從欵才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

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墻

迂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

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

勤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藁砧亡賴鸞蛾眉桃花

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

久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

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

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

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
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
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
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
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
管楚宮女子春華敷爲兩爲雲皆有餘親逢一
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日成未到投檢處
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
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

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驚鴻初見時新懽密愛應
長久暫向華筵賞賓友舞盡春風力不禁困裏
罾支一渦柳坐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
饒歡濃酒暈上玉頰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
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
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
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閑別幾人鑒賞得黃香

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話此詳索詩裁與漫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

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
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曰而來
目光罔然射曰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
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
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
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
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
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
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

教之道士曰汝何來曰家貧飭粥不繼僮使不
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烝棗者來道士取先
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願謂拱曰神仙以辟穀
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
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運
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不能淫俗念
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
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
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

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
昏嫁既畢己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
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
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
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
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畱
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
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
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

丙志十八

十一

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
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
眾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
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
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
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扁諸室試之不以
爲苦人或召鑿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
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
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

知所終

李方叔作傳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十八

三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